



摄影：徐学栋 吴大庆



陈民宪 杨梅正当时，只慰乡愁红

“杨梅红了，杨梅醉了。一杯梅酒，把长长的乡愁抚平。杨梅红了，杨梅醉了。天涯浪迹，杨梅是那采不尽的乡情。”当我在熟悉的旅游之窗，又听到12年前我为余姚写的《杨梅情》这首歌时，心底情不自禁涌上一股暖暖的甜意。因为，作为一个写词人，最大的幸福感莫过于自己的作品，能在几十年后会被人再度记起和唱响。

作为一名曾经的宁波旅游新闻发言人，我在推介宁波美食时，总是将余姚杨梅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我在歌里写道“红里透着紫，甜里裹着酸”，将杨梅的色与味作了形象的描绘，自以为写得传神有韵味。

然而让我爱上余姚杨梅的，并不仅仅因为它有世界上最妙不可言的味道，更因为它的味道里藏着神奇的故事。据考证，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，就发现了杨梅的原种。在“中国杨梅之乡”余姚三七市，至今还留有一批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杨梅树。历代文人墨客，写过大量吟咏杨梅的诗文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两“款”：“五月杨梅已满林，初疑一颗价千金。”唐朝诗人平可正将杨梅的金贵

写绝了。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则以“排它法”的修辞，将杨梅之好写到极致：“闽广荔枝，何物可对者，可对者西凉葡萄，我以为未若吴越杨梅。”

当年，我接受余姚文化部门委约，写一首关于杨梅的歌。怎么写？我想，古人写杨梅本身的味道和价值，而我则可寄情于物，把杨梅作为相思之果、乡愁之物来写，于是，就有了这首《杨梅情》。整首词以寂寞的游子之梦的视角来眺望：“远望故乡六月的天空，梅雨又催着杨梅红；远望故乡六月的天空，相思又伴着杨梅生。”一颗杨梅，几多乡愁。在所有的乡物中，味蕾的记忆往往是最持久、最入心的。“杨梅正当时，只慰乡愁红。”家乡的杨梅又红了，那杨梅红红的笑颜，伴着《杨梅情》的歌声，正向离乡人、归乡人、天下的游人发出殷殷的邀约。

杨梅节期间，选一个好日子去一趟余姚吧！赴井头山与八千年的海鲜神遇，与千古圣贤阳明先生对话，与姚江两岸的风光共情，与四明山的夏风相拥，与好客的余姚人举杯畅饮……



柴隆 梅子黄时家家雨

江南多雨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秋风秋雨愁煞人。人到中年后，反而独爱“黄梅雨”。在《千家诗》里，先后读到赵师秀、戴复古与曾纡描写梅雨诗文。赵师秀曰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，戴谓“熟梅天气半阴晴”，曾又云：“梅子黄时日日晴”，众说纷纭，读来一头雾水。及至年长些，方略知一二，梅雨因出现迟早、持续长短及雨量大小各异，有早梅、迟梅、空梅和丰梅之分，三人的梅雨诗文多视角呈现，却是不悖。

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”，这是宋人的愁绪，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”是雨季里的情思。黄梅季，是压在江南的一个冗长而阴郁的韵脚，宁波人自然也躲不过。雨水连日下，青苔沿着床脚往上长，瞅着发愁、眉头打结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雨水一多，空气是湿的，实则一切都是湿的。平素懒得打理的器物，也悄然生出了霉。灶间里舍不得吃的红枣、黑木耳、香菇，乃至橱柜的衣服、垫被，架上书籍都会发霉。黄梅天，日日潮，夜夜愁，黏连的雨水以密匝匝的网，笼罩着宁波人，似有一种黏腻的，说不出的郁闷。

恰有不速之客登门，而梅雨似歇未断，是为天雨留客的节奏。临近饭点，好在缸里有腌透的雪里蕻咸齋，草窠里还有几个家鸡蛋，炒一碟咸齋塌蛋、煮一碗咸齋土豆汤，蒸点腊肉香肠，去弄堂口熟食店斩半只三黄鸡，再打点糯米老酒，挟来挟去，还是蛮像样的。

哪怕炒一碗蛋炒饭、冲一碗紫菜虾皮汤，或简单的一碗年糕汤，大家都不虚礼，实实惠惠留下来填饱肚子。待雨过天晴，告辞谢退，主客双方之交情，就此又深了一层。

一旦出梅，骄阳高照，已近炎夏时节。市井的家家户户，全家老小出动，开始晒霉，有着过年过节般的热闹：支起晾杆，晒衣服，晾鞋子；摊开竹匾晒黄花菜、红枣、桂圆；小文人们纷纷晾书籍、晒毛笔……人人脸上洋溢着出梅的喜悦，殊不知，日后还有“红猛日头”的桑拿天等着他们消受。想到这里，又觉得梅雨很让人留恋呢。

黄梅天并非一味地恶。黄梅天的雨，时而密集，时而稀疏。雨滴冲刷着天地，打在青瓦上，发出清脆的叮咚声，落在屋顶的采光玻璃上，尖脆的声音仿佛要将玻璃敲断。雨水顺屋檐而泻，一整夜嘈嘈切切、滴滴答答，犹如一首交响曲，幼时常常伴我入眠。

那些悦耳的雨滴屋檐声，不惹烟亭柳风，不沾云桥醉意，如梦似幻，一任阶前，点点滴滴到天明。

过去，读到周作人的《苦雨》，按照行文猜测，想必是江南梅雨无疑。标题虽是“苦”字打前缀，通篇读来，却是浙东黄梅季独有的趣味。周在文中提及“卧在乌篷船里，静听打篷的雨声”，雨点落在船篷顶，落在河面上，夹杂着蛙声和桨声欸乃，竟有说不出的美妙。



推荐榜



梦江南
艺术杂谈



黄文杰
宁波美食漫谈(三):
宁波人的湖鲜



龚国荣
宁波宝庆讲寺
向日葵初绽



三耳秀才
直白哭告，
“我”意凄凄——
《诗经·蓼莪》阐释



虞燕
去看一方荷塘

